

## 捡豆子

■袁成

秋意正浓,乡村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。田野里,玉米、谷子、高粱,硕果累累,仿佛在向大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远处的山峦被染上了斑斓的色彩,红的枫叶、黄的银杏交相辉映。秋风轻拂,树叶沙沙作响,似在演奏一首美妙的秋日之歌。

周末,带着孩子回到农村老家探望父母。乡村的天空澄澈如宝石,朵朵似棉花糖般飘浮着。不远处,大片大片的黄豆在秋风中摇曳,仿佛金色的海洋泛起层层波浪。那黄豆,朴实无华,春种之时,无需过多打理,随意撒入大地,便能在整个夏天默默生长。它们不娇贵、不矫情,顽强地与风雨为伴,坚韧地扎根于泥土之中。

如今,黄豆成熟,收割机轰鸣而过,留下一片空旷的田野。田间地头,村民们如寻宝般捡着遗落的豆子。母亲带着我和孩子也加入其中,孩子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尽情撒欢,一边嬉笑玩闹,一边捡起散落在地的豆荚和豆子。他们那

清脆的笑声在广阔的田野间欢快回荡,仿佛奏响了一曲充满活力的欢乐乐章。

看着孩子捡豆子的身影,我的思绪悠悠飘回到自己的童年时光。那时,夏天的麦子收割完毕后,我们这些小孩子便会如勤劳的小蜜蜂般在地里捡麦穗。学校也有任务要求,每个小学生放学后都要奔赴田间捡麦穗,然后统一带到学校进行评比。大家齐心协力,满心欢喜地将捡来的麦穗交给老师,看着它们被晾晒、脱粒,最后摇身一变成为麦子卖给粮站。老师会用卖麦子的钱买来铅笔、橡皮等学习用品奖励我们。那时候的我们,既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纯粹快乐,又收获了小小的惊喜,心里特别开心满足。

就在我神游的这段时间,两个孩子在我神游的带领下已经捡了很多豆子。他们开开心心地回到家里,把捡来的豆子倒在院子里晾晒。我看着这些豆子,再次陷入沉思。

这看似平凡的豆子,却有着非



凡的价值。它能够萌发出鲜嫩的豆芽,为餐桌注入一抹盎然的生机;它可以转化为香醇的豆浆,在清晨温暖人们的身心;还能够被制作成滑嫩的豆腐、美味的豆干、细腻的豆腐皮以及劲道的腐竹等各式各样的豆制品。这小小的豆子,就像生活中的那些默默奉献的人,朴实无华却

又不可或缺。而这些豆制品,更是具备着一种高贵的品质。它们没有特定的“个性”,无论是与素菜搭配,还是与荤菜为伍,都能随遇而安、顺势而为,以自身去成就他人。在餐桌上,它们与各种食材相互映衬、相得益彰,默默奉献出自己的美味,成就了一道道佳肴。

## 一碗馄饨

■郭畅

今天又见馄饨摊。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与馄饨有关的、温暖的故事。

在北方这个小城市,人们是不太喜欢馄饨的。特别是这种贴皮馄饨。总觉得那馄饨的馅儿是用竹篾刮上去的,就一点点,吃得不过瘾。更有甚者称这种摊子是骗钱的,平时更不会买这种馅儿不够足的面食,觉得还没有回家吃饺子划算。

我遇见馄饨摊,是一次机缘巧合。那一年我上高二,妈妈骨折,爸爸又不会做饭。每天早上,我只得在校门口随便买点吃的应付。可偏偏自己又是个跛脚的,那些火爆的摊子通通挤不进去,被逼无奈,只得选择这家相对冷清的馄饨摊。

摊主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带着浓重的吴依口音,是我们这边不常见的夫妻档。女的系着一条洗得很干净的深色围裙,看上去60多岁,总是笑得很和蔼。男的样貌

不太记得,记忆中他总不在摊前,而是在摊后忙着包馄饨,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一双宽大的手掌。

他们的摊位干净,虽然很少有客人光顾,但他们也从来不恼怒,不急躁。没有客人时,他们会小声地说话,或者拿一本书看。有了客人,便急忙迎上去,脸上挂着浅笑。“您好,您要来点什么?”即使对小朋友,他们也是用“您”,听着有点怪怪的,但也舒服,像是牛奶,把人心都泡软了。

他们很是麻利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,让人看着舒服。然后老板娘用双手递过馄饨,操着吴依软语告诉我小心烫。看出我有些跛行,也不好奇是怎么回事儿,只是默默地帮我把手腕放到桌子上递过筷子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会对着她微微一笑。偶尔我们搭话,她说在她老家那边阿婆要叫阿婆,叔叔要叫阿

公。而我这么大的女孩,在他们那叫小因,我听着新鲜,跟着应和,“阿婆,谢谢。”阿婆一笑,眼角的皱纹都绽开了。

渐渐地我发现南方的这种贴皮馄饨要比北方的鲜很多,虽然没有那么多馅儿,但是真的很好吃,也体会到了书中说的“鲜得眉毛都脱了”。于是,我成了他们的老顾客,而他们也变成了我口中的阿婆阿公。

两个月后妈妈的伤好了,每天,我又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饭。我不再经常光顾阿婆的馄饨摊,馄饨成了我周末放假时的尝鲜,但是我和阿婆却熟络起来。每天,看到背书包上学的我,她总会远远地和我打招呼,说小因因,没事的,高考会好的,我也笑着回应阿婆。后来高考结束,不知道是阿婆每天的鼓励起的作用还是水到渠成,我真的超

常发挥了。离校的那一天,阿婆还在那里摆摊,我也像往常一样坐下来,点了一碗贴皮小馄饨,向阿婆也向自己的青春告别。我真心希望阿婆的馄饨摊可以一直开下去,用一碗馄饨抚慰饥肠辘辘的人。那是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
可是离别总是在悄无声息间发生。大一放寒假,我又一次路过母校,却不见了阿婆的馄饨摊。我有些失望,当年我大着急赶路,却忘了眼前的人,再回首,不免有些怅然若失。

忽然,我抬头,又看见一家馄饨店,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我走进去问店主有没有贴皮小馄饨。店主点点头,叫我找个空桌子坐下,同样操着一口吴依软语。我满怀期待,味道却全然不是当年阿婆做的味道。我拿起勺子,像无数个高中的清晨一样吃一碗馄饨,心里默默叫了一声阿公阿婆。

## 赴宴(外一首)

■白卫民

父亲站在十月的田野上  
向大地发出请柬  
在家中举办丰收宴会  
邀请庄稼前来赴宴  
秋风携带银杏叶  
在赴宴途中铺就了金色大道  
玉米把金色地毯铺满院落  
一串串红辣椒挂满屋檐  
点燃丰年的鞭炮  
红艳艳的柿子  
墙上挂 好似喜庆的红灯笼  
庭院的稻谷  
向来宾鞠躬问好  
父亲好酒招待  
那是用桂花作料  
阳光发酵  
用汗水酿制的一坛桂花酒  
今晚不醉不归  
于是乎  
苹果、石榴、柿子  
一个一个醉红了脸  
秋风搀扶着高粱  
摇头晃脑地走来,也醉了  
父亲舀一碗,敬天敬地  
仰头一饮  
醉倒在酒坛旁

### 桂花飘香醉梦乡

庭院,桂花树上,  
闪烁着金色的星光。  
秋光越过院墙,  
落在树上,  
让人眼前摇晃。  
秋月来临,  
香气在院落飞扬。  
迟迟不肯离去,  
月光早早洒到我的床上。  
我头枕一轮明月,  
爱人已发出轻轻的鼾响,  
卧室内顿时弥漫着一阵芬芳。  
这扑鼻而来的香气,  
滋润我的鼻腔,  
陶醉我的心房。  
醉了我的梦乡。

## 致晚风

■冯珮

我不知道  
你路过了多少枝叶  
才来到我的身旁  
此刻微凉  
瞬间俘获了我的身心  
这份惬意与温柔  
在夕阳下  
成为我最浪漫的邂逅  
孤独地漫步  
变成心灵最亲密的交流  
但我知道  
我还要继续你的脚步  
因为你我皆爱自由  
你有你的不羁  
我有我的散淡  
相逢一场  
于你而言  
只不过是星河一点  
对我来说  
便足以慰此长夜

## 陕西人爱吃面

■刘燕

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,三千万老秦怒吼秦腔,吃一碗干面喜气洋洋,没有辣子嘟嘟囔囔。”陕西人啜面,这是出了名的。

陕西的面虽好吃,但面食的食材及制作过程也相当考究复杂。面粉、肉类、蔬菜等大多都是选用当地特产,制作工序也是需要经过多次揉面、擀面等,才能制作出口感好、香气浓郁的面食。如我们常吃的凉皮、肉夹馍、擀面皮、油泼面等,软糯的、酥脆的、有嚼劲的,无论是考究的面还是特色的汤汁,都是构成这碗美食的必备素材。久而久之,陕西面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味闻名于世。

陕西人爱吃面,也会做面。一块揉来揉去的面,在陕西人的手里千变万化,什么宽面细面浆水面蘸水面,绿面扯面葱花面等等,有炒

有拌应有尽有……正宗的“臊子面”不仅以“酸、辣、香、薄、筋、光、煎、稀、汪”九大特点享誉陕西,而且以它独特的食俗将三千多年的祭祀礼仪传承至今,堪称为美食里的“活化石”;还有biang biang面,也叫裤带面,以“老碗盛食”,放上辣子葱花,调了酱油醋,再用热油“滋啦”一声,无论“面”还是“字”,都是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电视剧《白鹿原》的播出,口碑也是炸裂,剧中那碗油香的裤带面,搭配几瓣大蒜,真是领略到了咱biang biang面的精髓。

有时候家乡的记忆,就是油泼时那一声醉人的“滋啦”声……

曾记得,以前东大街旁边有一条窄窄的巷子叫柳巷,印象中马路和两边的房子一样老旧,穿插于其中的一些支着旧桌子旧板凳的小餐

馆就成了打工一族常光顾的地方。巷子中有两家紧挨着的是一个卖炒饼和一个卖牛肉面的,味道都不错,由于环境都比较简陋,便没有什么门头和名字。回忆起来,只清楚地记得卖牛肉面的是个中年大姐,常常会在店里帮忙的女儿着实长的漂亮,清秀端庄,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面食店,每每到了饭点都需要等座排队,吃面的打工族远远超过了邻店吃炒饼的。

大姐的记忆力让人很是膜拜,店里人多时,坐着、站着等的三五十号人,要辣子的、不要香菜的、加面的、加肉的、大碗的、小碗的,一溜碗摆过去放在案子上,等面弄好端过来竟然是分毫不差,让人暗自咋舌。生意如此红火当然和东西好是分不开的,面尽管出奇的硬,但嚼起来却十分的劲道,拉面的师傅也是,不管人

再多,依旧忙而不乱得会把面拉的长短厚薄粗细均匀。而真正勾人的不全在面上,是她家调面的臊子,尽管也就是牛肉块、莲花白、豆芽等稀松平常的东西,入口却是生香,肉烂菜脆,酸辣顺滑,吃毕,再喝一碗面汤,全身舒坦,让人吃了欲罢不能,常常念想。后来由于知名度的不断提高,便以曾经的地域而叫成了柳巷面,沿用至今。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带儿子去吃的第一次,现在他也会时不时吆喝着要去吃柳巷面。

面食是陕西人的一种饮食文化,无论吃遍多少山珍海味,记忆里最美味的还是那一碗面。这一碗面,包含了这座城市的市井文化,百年的传承,更是藏着这座城市的精魂。

人生如面,经得起摔打,才能耐得住沉淀。